

湯顯祖及其牡丹亭

張友鸞著

湯顯祖及其牡丹亭

上海光華書局印行

任序

余昔告人：詞曲之業絕非小道。其內容必爲人情之所不能已，而爲詩文之所不能宣者；其藝則爲文學・音樂・與戲劇之聯合表現；其業則有作・唱・譜・演・考據・整理・六事。文字之作，不計工拙，搖筆者衆矣！歌唱之功，伶工與士大夫間，今尙不乏其人。製譜之學，自來手口相傳，未嘗筆之於書，今海內能者，三四人而已。搬演之道，雖有伶工傳習，但亦從無紀錄，數十年後，將與譜學同亡！至於考據與整理，則知之者益微，而事之者益鮮矣。學者就此六端，任擇其一而爲之，雖由童年，至於華顛，未能窮盡。必曰『小道』，蓋未嘗入其境，不知其別有天地，

否亦必爲傳統思想所錮蔽者耳。

張友鸞先生著此書，引證詳博，條理井然，所謂考據與整理者，不當如是耶？在不事其事者，必不料拈一劇本與其作家爲題，竟有如許意見可表。夫元明以來，名家、名著，何止湯氏一人，與牡丹亭一劇？所謂作、唱、譜、演，四端之中，皆有愈益博大之考據整理在，又何止每家專集有之？然而自來從事者鮮，所表者微，人多不察；此書一出，應足使人益信詞曲之業並不窮，而詞曲之道並不小矣。

文學·音樂·戲劇，皆民衆之事，非僅從事文學、音樂、戲劇者之事。天下事失其民衆者，必退，必廢，無支持餘地。牡丹亭之文字有民衆矣，其音譜未也，此必不容諱者。張先生曰：『雖然有許多人說牡丹亭曲譜的壞話，我們頂好不去聽他。』夫壞話所在，今日『不去聽他』固可，

當時若照湯氏原曲歌唱，民衆亦大都曰『不去聽他』，奈何！余於湯氏之曲，每憾其有句無章，有深刻而無壯濶，不能馳騁，從何學董西廂？特此爲南曲通弊，若專責此劇，並謂爲南曲中野狐禪，則其人心目中必又過於偏向琵琶記一類南曲，在有崑腔以後南曲言，似乎亦離民衆較遠矣。

張先生之書續續重版，必續續增訂，將益見湯氏與其著作之真，乃益見張先生考證之精，卽益見詞曲爲學之大，是可預言者。

十八年十月，二北序於首都。

寫在任序後面

謝謝二北先生的序。

二北先生所說戲劇不能離開民衆，自然是不刊之論。不過我所說牡丹亭曲譜有許多人說壞話，頂好不去聽他。在我的意思，牡丹亭原曲，無非難唱一點，并不一定便離開民衆。假如他真是離開民衆，也不會被人嗜好傳到如今了。可見指牡丹亭曲譜不好，祇是一部人而非一般人也。至於『有句無章，有深刻無壯闊』兩語，確是南曲通病，而爲湯顯祖所不免，二北先生說我未曾說出的話，我是十分同情。

一部書必須有重版的機會，才能增訂他的錯誤。二北先生頌禱語，自當感謝，希望能夠辦到才好。

張友鸞 十·十一日

目次

任二北先生序

一 緒言

二 湯顯祖之思想與作品

三 牡丹亭在文壇上之地位

四 牡丹亭本事

五 牡丹亭之音譜與詞句

六 牡丹亭之女讀者

附錄

一 緒言

牡丹亭傳奇，在中國文學史上，經歷多少人的賞鑒，已成為一部有價值而不可磨滅的作品。牡丹亭的作者湯顯祖，他並不止是一個文學家，而且是當時一個倔強的政治家。他因為政治上的失敗，清議又不能得當道的採納，於是才拋棄一切，專門從事於文學著述。除牡丹亭傳奇外，還另有許多名著，傳於後世。

湯顯祖少年時候，即享有盛大的文名，但這種文名，一方面固可使他在當時佔有一種地位；而另一方面，則使他因這文名而不能早在政治舞台

出現。那時張居正官居首相，想利用湯顯祖與沈樸學兩人，使他兒子張嗣修成名，湯顯祖却拒絕了不肯去。因為如此，一直到張居正死了的第二年，他才成進士。假使他早一點答應張居正，那時候恐怕已經做了地位很高的大官了。蔣士銓的臨川夢形容張居正派他老叔張不痴去求湯顯祖，形容得淋漓盡致。寫他一節對話於左：

.....

（張不痴）舍姪公相說，今科鼎甲，務選真正才人，吾兒嗣修，不消說是一個了；然宰相之子，不便大魁，只好中個榜眼。為此差我將狀元送與足下，探花送與沈兄。.....

（湯顯祖）那沈君典怎麼說？

（張）他感激非常，即便托我帶他去拜謝提携之恩。兄今夜可打點新鮮

衣服，明日一同前去如何？……

（湯）極承見愛！但小弟新染一病，心神恍惚，手足酸麻，多分不能入場，求太翁婉言覆謝公相爲感。

（張）這是什麼話？兄難道不喜狀元及第麼？

（湯）自知福命淺薄，平生無此妄想，斷不敢當。

……

這位張不痴去求湯顯祖，是真是假，却也別無考證。不過那時却有一般自命高士號稱「山人」的，專以吹拍爲鑽營的技倆。他們雖不求高位，而必附權貴之門，如此，求利固可不勞而獲，而炙手可熱的力量，也足使他們不必另去求什麼高位，有了高位的人，力量是未必便如他們的。「山人」中最著名的莫如陳眉公，而陳眉公僞巧是湯顯祖瞧不起的一個人。故此有

人說，代表張居正去請湯顯祖做狀元的，並不是什麼張不痴，却正是陳眉公。這是另外的話，不去講他。且說有一天，湯顯祖與陳眉公相遇於王錫爵的家中，那時湯年甚輕，却對一般「山人」，表示鄙夷不屑的樣子。陳眉公心中不高興，口中却說不出，於是便想把湯顯祖考一考，挫挫他的威風。陳眉公告訴他，說近來蓋了一所別墅，請題一個名子。湯顯祖老實不客氣的說：『就用「可以棲遲」四個字罷。』原來陳眉公那時巴結王錫爵惟恐巴結不上，便使勁奔走於錫爵之子王衡之門，湯顯祖題字，正用的「衡門」之下，可以棲遲」的兩句成語。他這麼恥辱了陳眉公一頓。陳眉公除却忍受而外更無他法。但是，湯顯祖在政治上不能夠發展，多少却因中毒於小人，暗地裏被人家算計報復了。

以後，湯顯祖雖獲享文學上的盛名，而在政治上却是始終蹭蹬，不能

如意。這是他天生孤傲僻性使然，是無法可以青雲直上的。他因此在文學上能多用功夫，多寫一點書，倒未嘗不是「寒翁失馬」哩。

牡丹亭是湯顯祖少年時代所作；其後復作紫釵記，至於南柯，邯鄲，則著時較晚；紫簫記不曾做完，且因有阻碍，不能及身付棗梨，這實是文學界的一個損失。但就這幾篇劇曲比較起來，自然還是牡丹亭價值最大，而且印入一般人心目中也最深。慢說他的情節出乎生死醒夢，即如他的詞藻，也非別部劇曲所可及。所以牡丹亭的讀者，差不多要與西廂記的讀者等量齊觀。所可惜的，他的讀者雖多，然僅僅乎爲一種欣賞，却見不到研究與批評的文字，偶然有一點，也只是鱗半爪，斷簡殘篇。

大概任何一個讀劇曲的人，讀到牡丹亭時候，總不免有些留戀，而且這種留戀，不但是「青春的悲哀」，有時且是「老年的悲哀」。用敢自忘

其愚，爲他寫了這麼一本東西，以供獻於悲哀者之前。內容差不多也只是
一本筆記而已，很不願意說這是自家研究的心得。雖則這麼一本筆記，但
因研究牡丹亭的人少，要把話說回來，又可以講這是研究牡丹亭者的一點
參考資料。

二 湯顯祖之思想與作品

一

一個文學家，他自有他特殊思想，是人類最高的思想。說到湯顯祖，他超越的思想，却是一個「夢」字，所以他四個偉大的作品，都與夢有關聯。講到夢哩，倒不是湯顯祖一個人心中覺得有些奇異，古往今來許多文學家哲學家，他們都會注意過這個的：孔仲尼一夢就夢見姬旦；莊周夢見自己化成蝴蝶，還會栩栩然飛來飛去；莎士比亞，他更是最會做夢的了，做蟲子做花做草，他都夢得到。何以他們却做這些夢呢？是「日有所思，

夜有所夢」麼？曰：不然不然！大哲之夢，是不與愚俗相同的。愚俗不過就其現實上得到一個重映的印象；而大哲度的却是幻想生活，所以他們的夢，也只是幻想的夢。現實的生活，在大哲只是全部生活中的一部，不像愚俗拿他當作生活的全部的。夢本是自然的，却是他愉快的過程。大哲於現實的生活有許多不滿，但想找另一世界而又不可得，於是他們只好去幻想，只好去做夢。他們的幻想，就是他們的夢；他們的夢，實也就是他們的幻想。

二

湯顯祖的幻想，湯顯祖的夢，其實並不是他自己做的，而是別人做的。不過他對於夢甚為相信，無論此夢是別人夢的或他自己夢的。所以他

才將別人的夢，拿來擴大更衍一番，當作自己的夢做。他那偉大的作品，就叫做「玉茗四夢」。四夢所包含的是四個劇本：

1、紫釵記 以唐人蔣防所作霍小玉傳爲藍本，但其精髓是霍小玉之

一夢，這個夢却可以說是湯顯祖做的。原傳上說，李益先與霍小玉互相繾綣，盟證河山，其後益竟負心，玉遂病矣。因資用屢空，便貸其紫玉釵，賂賂於人，使求音信，固不知益已婚盧氏也。——小玉忽然做了一夢，夢見一個黃衫丈夫，拉着李益，直入室來，叫小玉脫鞋。小玉猛然驚覺，始知是夢。乃和自己的母親說：「鞋是諧。大約夫婦還可再合；脫是解，必定再合之後，仍要分開。」果然，——後有黃衫俠客，挾益使赴玉所，小玉已自知不起，遂說道：「我爲女子，薄命如斯；君是丈夫，負心若此。慈母在堂，不

能供養；綺羅管弦，從此永休。微痛黃泉，皆君所致。我死之後，必爲厲鬼，使君妻妾，終日不安。」言畢，號哭而絕。李益從此就有精神病，每見鬼魂在其身畔，一近女子，便加疑忌。這本是一個悲劇，霍小玉一見李益，號泣而絕，實是因她夢中預兆不好的原故。這個夢，蔣防不會做，只是湯顯祖代他做的。

2、邯鄲夢 這是流傳已久，普遍民間的一個故事。最先見於唐人李益的枕中記，說是：有道者呂翁，經邯鄲道，就邸舍中休止。俄一少年盧生，亦止邸中，與翁接席，言笑殊暢。忽地少年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大丈夫生世不諧，而困如是乎？」呂翁問他：「何故發嘆道困？」他說：「大丈夫當建功樹名，出將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選聲而聽，如今已過壯年，猶勤田作，非困而何？」他說過話，不覺渴